

陈白尘

大风歌

七幕历史剧

封面设计、插画：陈世五
作者近照摄影：凌 飞

大风歌（七幕历史剧）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4.875插页12字数94千
1979年9月第一版 197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书号：10118·190 定价：0.78 元



作者近照（一九七九年）

戚夫人 如果她还有人心……

侯 封 但皇太后说，得先挖去你的双眼！

戚夫人 挖去双眼何关，我有双耳可以听到他

言语：

侯 封 再挖去你的双耳！

戚夫人 (怒) 我还有嘴，可以叫唤他！

侯 封 药哑你的喉咙！

戚夫人 我有双手，可以摩抚他！

侯 封 那砍断你双手，双脚！

戚夫人 我还有——一颗母亲之心，可以疼他！

侯 封 (怒) 好，成全你的心愿，(向宦官喝令) 带

走！就一样一样动刑！

宦官等 (大声) 是！

戚夫人 (面向侯封) 这也是高皇帝遗诏？——这

是你主子吕雉阴谋！

15 × 20 = 300

作者手迹

献

——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八十一周年

从举世悲痛的1976年1月8日起，已经三易寒暑，我才提起笔来，敢于公开写下这样的标题。十几年来同此遭遇者何止千万人？有的至今还未敢提笔，有的更为不幸，早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他们再也不能执笔，而是需要我们后死者为他们执笔了！当我写下这标题之后，怎能不热泪盈眶？又怎能不感到笔重千斤无从写起？……

即使在三年前那最悲愤的日子里，我相信千千万万同命运者也不会沉默的。但大概也只能深夜闭门，偷偷地在纸上、或者仅仅在心上写下对九亿人民伟大慈母的悼词吧。到了一月下旬，在一些狼似的眼睛已经稍稍倦怠的时候，我也才紧闭门窗，严

• 1 •

密地封闭一切可以透光的缝隙，率领妻子儿女，在偷印的遗像之前，在用乞讨来的松柏所亲手扎成的花圈之前，用素烛和清酒，举行了“违法”的祭奠。我低声诵读了自己写的祭文，然后恭恭敬敬地将它在烛火上点燃，在灵前焚化了。——这大概就是这类人物在当时所能举行的一种悼念方式吧？

但我为什么要将祭文焚化呢？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为灭迹么，我还存有底稿在；是迷信方式么，我也并不相信鬼神。想来许是一种习惯势力在作怪：正如一个人在极度悲愤而又无法解脱时，他尽管明知没有苍天存在，不能不高呼一声苍天，以泄心头之恨。因此，我在下意识里也许是希望周总理在天之灵能听到、看到我在祭文里对魑魅魍魉的控诉吧？

在更早的六年以前，我曾有过类似的体会。那就是一九七〇年初夏，被“四人帮”控制的一个“喉舌”，曾用人间最恶毒的文字对我辱骂之后，我就被“干校”再流放到远离人群的荒湖野滩上去看守一个菜园的工棚。除了白天跟班劳动之外，还有防止牛群和孩子闯进菜园的任务。而晚间十时以后才有一个人前来工棚“陪”我同住，这同志一般是轮

流值班的，因此都不敢、或不愿、或不屑和我说话。因此，我除了经常有沉默的自由以外，每天下班以后到晚间十时以前，倒获有一种放声呼喊的自由。因为在这方圆十里之内，傍晚以后是不见一个人影，也不闻一声犬吠的。我每每在悲愤之极时，便仰天长啸：“天……哪！”悲哀的是，周围是一片沼泽地，连个回声也没有。

我从来不写诗，但我此时体会到一个诗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写出好的诗篇来。在我被那“喉舌”毒骂之后，我感到自己处于欲哭无泪，欲语无人，欲逃无路，欲诉无门的绝境了。于是每至傍晚，便是一条大堤上左右狂奔，或者环绕着一个小湖急走。奔着走着，不由地产生了诗的要求，于是又奔又走，终于在心中慢慢形成了自以为诗的东西。又于是，我心境也稍稍平静下来。但我忽然想起鲁迅先生的两句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不说也明白，我的诗本来是打算寄给谁的。我把它写在何处，寄往何方呢？且不说黑手组成的罗网如何之密，难道我还没有嗅到“四人帮”和林彪的毒箭在射向谁么？难道为了一己的悲愤，竟让它再去沾污我最敬爱的人么？于是我悄悄地从心头上抹去了这首所谓的诗，久久地，久久地抬头仰望着

北斗，把满腔的悲愤，化作一声长啸。

自然，我这时所呼唤的“天”，是代表着一个人的。但那时，我们这些人如果呼唤出他姓名来，是犯“炮打”之罪的，虽然那些狐群狗党却正在天天炮打着我们最敬爱的人！

我还写过第二首诗。在全家“违法”进行祭奠两个多月以后，亦即1976年3月末，南京人民怒吼了！满街大标语，满街大字报，满街花圈，满街悲愤的人群，满街含泪的老人与儿童，经过十年锻炼的南京人民真正起来革命了！南来北往的火车车厢上，东去西来的长途汽车的两侧，都刷上大标语，把“四人帮”推上历史审判台！全国各大城市人民的革命行动如火燎原展开了，英雄的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伟大“四·五运动”火山似地爆发了，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火焰烧遍全国！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走上街头，每见一队悲壮的游行行列，我都想跨步跟上前去；每见一处广场上有人演说，我都想挤近他们身旁！可是我不能不压制自己的冲动：因为从十年前起，我就是个所谓“漆油未干”的人，我不能玷污革命群众，授那群反革命分子以口实！于是，我只有悄悄

地退回屋里，提起笔来再写我所不会写的诗，记下我的悲哀，痛苦，愤怒和抗议！但是一夜之间，南京满城的大标语和大字报，都被救火车的水龙头冲洗掉，被石灰水覆盖掉了！群众的革命行动反被“四人帮”诬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刽子手们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多少革命青年被捕，被拷打，被丢进监牢，仿佛历史倒退到二十七年前！我的诗自然更“无写处”了……

接踵而来的是所谓“追查”。当时我所在的那个学习单位的每个小组里，都有一位大员坐镇，负责追查每个人在这革命事件时期的言论和行动。甚至有人威胁说，自己不交代，别人揭发了，即使在深夜里，也要找到你家里去的！对于那首诗，我可不愿意再焚化了，连同我十年来秘密写下而从未间断的全部日记，以及其它文稿都秘密转移了。但我的日记却不得不因此被迫忍痛停止了几个月！

“四人帮”被粉碎，九亿人民重获解放，全国每一个城镇都锣鼓喧天，欢声震地之时，也是我兴奋得血压升到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高度之时，和十年前相反，我被请到首都北京去了。为了当时阶级斗争情况复杂，为了我的安全，我被保护在一家高级

宾馆的高楼上隐居了四个月零八天。这期间，自然是包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了。这是九亿人民推倒压在心灵上的巨石，得以纵情赞颂、纵情倾诉、纵情痛哭、纵情悼念人民的好总理的日子啊！又有多少花圈堆放到天安门前，又有百万计的人流含泪涌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默哀，多少白发苍苍的老诗人在哭诵他们的诗篇，多少老演员、老歌唱家在歌唱中泣不成声，千千万万诗篇，千千万万歌喉，都汇成一句召唤：“周总理啊，您在哪里？”

但我，在这些日子里，却没有写下一行诗，一个字。我只能从高楼上远眺天安门，隐隐看到纪念碑的碑顶和人民大会堂门上的国徽，只能俯视到从这胡同里通过的抬着花圈的默哀着的人群，只能在并非每天开放的电视机前注视荧光屏上的老朋友们的朗诵和歌唱，但我还是经常看不清他们的面貌，只能向隅而泣。

我确实不懂诗。我仅仅知道：一个诗人在最痛苦、最悲愤的时候，或者在最大的欢乐的时候，才会写出诗，写出好诗来。但是一个人在最大的欢乐时刻而偏偏不能尽情欢乐，在不该痛苦、悲愤的时刻而偏偏仍不免于悲苦时，是不是还写得出诗来呢？我不知道真正诗人如何，但我确实写不出。因为我

在当时虽然感到无限欢乐，但又燃烧着难熬的苦闷！

当然，还另有原因。在这次初到首都之时，当写完我应该写的东西之后，按不住心头怒火，也曾对“四人帮”进行声讨，写下一首讽刺诗。这种讽刺的背面自然蕴藏着对一个人深深的爱的，可是当我把它献呈出去以后，却不知所终。在隐居的第三个月，我难道还没有自知之明么？……

三月初，我强颜欢笑地回到南京。心灵深处却埋藏着新的苦闷，我沉默着。四个月后，亦即1977年7月初，由于落实政策了，便给我一个所谓“归口”的机会，于是压在心底的苦闷终于冲破这口子而爆发了，我对自己呼号着：“我要写！我要写！我要写出一首最好的诗来献呈给我最敬爱的人！”

当时，我并不曾领有创作任务，而且正是南京挥汗如雨的季节，但我不顾一切地只粗粗翻阅两部资料，几乎无暇思索，抓起旧笔便写。从八月初到九月中，写了大约七万字——但它并不是一首诗，却变成了一部历史剧。再经过两个多月，修改出第四稿来，我才给它定名为《大风歌》。十二月，感谢一位负责同志对它的赞许，这个“半私生子”似

的产物，才算报上了“临时户口”！

整个1978年，我可为这部历史剧伤尽了精神。有的朋友为我庆贺，有的朋友可为我担心：怕我触犯“禁区”。于是又把这剧本修改了三次。同时由于上海电影厂的错爱，让我将它改为电影本，这又写了两次，其实是三次稿。一直到去年十二月，我才把它们修改出初步定稿，寄给了两份在今年一月复刊的杂志：《剧本》和《收获》。这姊妹俩如今才有了正式户口！但在它们发表本的标题下，我经过几十次的思考、斟酌，写下了两行字：“本剧根据汉代伟大历史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并参考班固所著《汉书》有关篇章编撰。”

为什么要写上这句近似废话的话呢？第一，许是我还心有余悸。由于“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有些人或由于无知、或由于别有用心，硬把历史剧中的影射和“影射史学”混为一谈，我要堵住此等人之口：“此剧绝无影射之处”！第二，是从正面说明：此剧所有主要史实，都是来源于这两部史书，并非杜撰！请上述人物读读这两部著作，免得枉费心机去做索隐派！……

但更为重要的，还有第三点。1941—1946年间，敬爱的周总理在重庆指挥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

尖锐政治斗争之余，他还指挥着整个大后方的戏剧战线的斗争。在这五年间，我们多幸运：他和我们举行过多少次座谈！其中一次还专门讨论了历史剧的创作问题。而这一次座谈成为我终身难忘的幸福！因为他在这次会上对历史剧所作的精辟论述，成为此后三十六年来我所遵循的道路。他不主张歪曲历史、牵强附会地硬搞影射。虽然在反动派统治下，一般地说也不必反对影射。他主张历史剧首先要忠实于历史（但不是为历史而历史），写出历史的真实才能获得艺术的真实。通过艺术真实才能获得“以古鉴今”的政治目的。我之所以把呈献给周总理的长诗化为历史剧，不仅因为我不是诗人，而且是因为只有写历史剧才能遵循、体现周总理对我的教诲，而且只有《大风歌》这样的历史题材，才能“古为今用”以表达我全部的哀思、悲痛和愤怒！因此上述的两行字岂止不是废话，它是我对最敬爱的人的最忠诚的献辞！……

但是，“周总理啊，您在哪里？”我又将焚化这篇短文了！

陈白尘

1979年2月10日·南京。

• 9 •

本剧根据汉代伟大历史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并参考班固所著《汉书》有关篇章编撰。

人 物 表

(本剧故事前后长达十五年之久，此表所列人物年龄，以初次出场之年为准。)

申食其 (食其，读作异基) ——约五十岁，吕雉宠臣，封辟阳侯。曾任典客，后任左丞相，迁太傅。

张 释 ——十八岁，吕雉所宠宦官，任中大谒者，吕雉封为建陵侯。

郿 商 ——约六十岁，汉高祖旧臣，封曲周侯，曾任将军、卫尉等职。

吕 雉 ——约四十余岁，汉高祖刘邦妻，即吕后。刘盈即位，称太后。刘盈死后，称太皇太后，临朝称制。

吕 台 (台，读作怡) ——年近四十，吕雉长兄吕泽长子，封酈侯，吕雉封为吕王。

侯 封——年三十，吕雉信任之酷吏，任廷尉左监，后赐姓吕。

戚夫人——年近三十，汉高祖刘邦爱姬，赵王如意母。

鸣 玉——年十八，戚夫人近身侍女——即女巫。

佩 兰——年十六，戚夫人另一侍女。

刘 盈——年十七，刘邦与吕雉子，皇太子，继即位为皇帝。

閼 孺——年十八，刘盈亲信之宦官。

吕 须——年四十余，吕雉妹，樊哙妻，吕雉封为临光侯。

吕 产——年三十七、八，吕台弟，原封汶侯，吕雉使袭吕台为吕王，后又徙封梁王，但以梁为吕，故仍称吕王。

吕 种——年三十二，吕雉次兄子，吕雉封为不其侯，任中尉。

吕 禄——年三十，吕种弟，吕雉先封之为汉阳侯，后封赵王。

吕 平——年约三十，吕雉姐子，从姓吕，吕雉封为扶柳侯，任卫尉。

陈 平——年约四十，刘邦旧臣，封曲逆侯，任郎中令，迁左丞相，又迁右丞相。

侍从甲——陈平之侍从。

陆 贾——年四十余，刘邦旧臣，任太中大夫，托病辞官。

鲁元公主——年二十余，刘邦与吕雉长女，嫁张敖。

周勃——年约五十，刘邦旧臣，封絳侯，官至太尉。

侍从乙——周勃之侍从。

四武将——周勃部下。

王陵——年六十，刘邦旧臣，封安国侯，后任右丞相，
迁太傅。

刘泽——年三十余，刘邦堂弟，樊哙之婿，封营陵侯，
任将军、卫尉，吕雉封为琅邪王。

曹参——年过六十，刘邦旧臣，封平阳侯，继肖何任相
国。

曹窋（窋，读作触）——年约四十，曹参子，先封靖
侯，任太中大夫，后袭平阳侯，迁御史大夫。

刘章——年十五岁，刘邦长子齐王刘肥次子，吕禄之
婿，封朱虚侯。

刘揭——年四十余，刘邦旧臣，任典客。

匈奴使臣

少帝——年三岁，刘盈假子。

独臂老人——年约六十，刘邦起义时老兵。

吕通——年约二十，吕台之子，吕雉封为东平侯，迁燕
王。

北军军士甲、乙、丙、丁、戊、己及其他若干人。

宦官、宫女、侍卫、卫士、众官、演百戏者、百姓、老
人、南军军士各若干人。